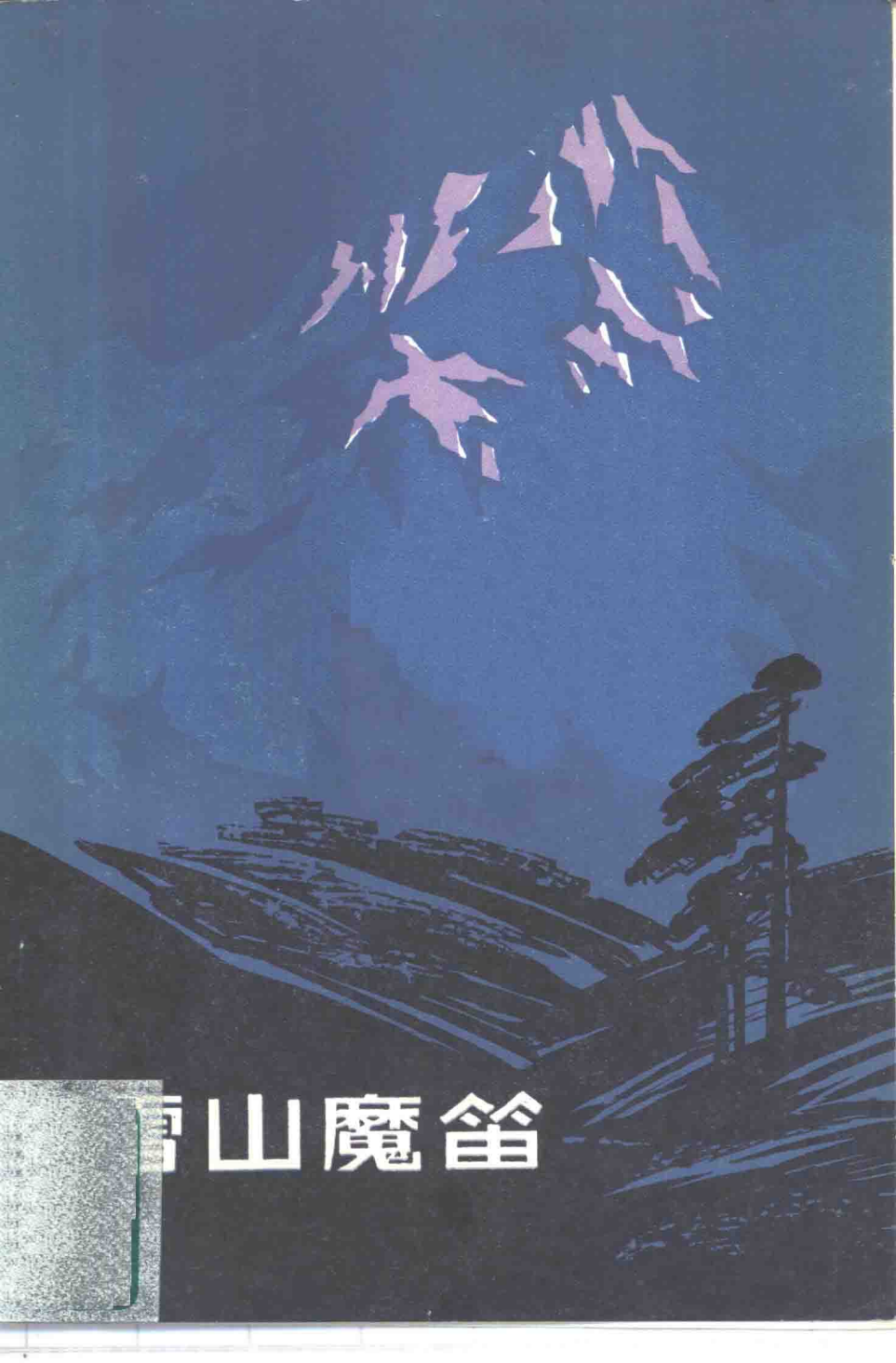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雪山魔笛

雪山魔笛

童 恩 正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雪山魔笛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字数 4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55,000

书号 10019·2739

定价 0.20 元

目 录

雪山魔笛	1
珊瑚岛上的死光	36



雪山魔笛

关于“雪山魔笛”的故事，以及喜马拉雅山区富有震惊性的新闻，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。然而整个事件经历的过程，以及它带给我们这些当事人的紧张、悬念和兴奋，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。在这里，我将根据我的工作日记，详细地将这远离人世的雪山深谷里发生的一切，从头到尾讲给你们听。

在天嘉林寺的废墟上

我们这一支小小的考古调查队在天嘉林寺的废墟上进行试掘，已经整整三个月了。天嘉林寺位于喜马

拉雅山的支脉康格山东麓的坡顶上，面对风景如画的安林湖。在康格山的这一地区，西、北两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，冰封雪积，亘(gèn)古不化；山腰云雾缭绕，变幻莫测。东南方则是深陷的峡谷，灰白色的花岗石壁立千仞(rèn)，寸草不生，狰狞可怖。惟有在安林湖周围数十公里的缓坡上，景色完全不同，橡树、赤杨、山毛榉、杉树，构成一片繁茂的原始森林。熊、鹿、猴子、狐狸、野兔、山羊、麝猫等动物，栖隐其间。湖畔绿草如茵，溪流潺潺，白色的天鹅悠然地游过水面，看来真象一座与世隔绝的天堂。

在古代，天嘉林寺曾经是红教的圣地之一。在那繁荣的日子里，山间崎岖的小道上朝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。到十七世纪中期，在当时黄教与红教剧烈的争权斗争中，天嘉林寺被支持黄教的厄鲁特人所焚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深山古刹逐渐为人所遗忘，它的残垣断壁几乎完全埋在荒烟蔓草之中，只有那幸存的鎏(liú)金尖塔寂寞地映着落日的余晖。

在红教的历史中，天嘉林寺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其中流传最广的传说，是有关最后一届高僧拉布山嘉错的事迹。据说他精通巫术，能降魔伏鬼。他有一支魔笛，可以召唤山精现形，前来听他讲经。作为一个考古学家，我自然知道过去西藏的农奴主阶级

惯于利用喇嘛的迷信活动欺骗人民，为他们的统治服务，因此在一般情况下，是不会认真地去对待这类传说的。但是关于拉布山嘉错的魔笛和他召唤山精的故事，在十七世纪前期曾经被很多拜访过天嘉林寺的人所目睹，他们之中有官吏、商人和旅行家，如果说这些人的记载全属虚构，那似乎也不合情理。因此，当每天的工作结束以后，当我坐在帐篷前面的篝火旁，看着被夕阳染成红色的雪峰，晶莹清澈的湖水，青翠茂密的森林，以及天嘉林寺黑色的废墟，我的心中就会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幻想，如果这里的湖山能够说话，在缓缓流逝的历史长河之中，它将向我们倾诉多少被人遗忘的故事呢？

在三个月的工作中，我们已经从废墟里找到了很多宝贵的经卷雕板、手抄文献、宗教法器，临摹了残存的壁画。由于红教在西藏流传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巫教的成分，因此这批资料对于研究西藏古代的神话、民族、历史等方面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这样，我们的工作就比预期要延长一些，至少要拖到十月下旬。过去藏族曾经这样形容过本地区的交通情况：“正二三，雪封山；四五六，淋得哭；七八九，正好走；十冬腊，学狗爬。”这就是说，从十月开始，地面的积雪已经很深，旅行的人只能象狗爬似的越过没膝的深

雪。如果是在过去，我们老早就应当在大雪封山以前赶回拉萨去了。然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用先进的装备保证了调查队的安全，我们每日都和在拉萨的大本营保持无线电联系，全天候喷气式直升飞机随时可以来支援我们，所以季节的变换并没有引起我们过多的考虑。

天嘉林寺剩下的比较完整的部分，除了经塔以外，还有中央的经堂。这里屋宇虽然已经残破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倒塌。经堂里的佛像、神龛(kān)、经鼓等都大致无缺。很自然的，我们工作的重点，也就放到了这里。

经堂的中央，是红教的主神之一降魔天尊的塑像。它的涂金彩绘已经剥落，肢体残缺，露出了泥胎，不过轮廓仍然清楚，瞪目咧嘴，手持法轮，脚踏妖魔，形象十分可怖。无论如何，这座塑像代表了较早期的红教艺术的某些特征，所以我们仍然对它进行了测绘、照像。

进行这项工作的，是测绘员索伦和某大学派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毕业实习的冯元。索伦这小伙子是调查队的活跃人物，头脑灵，反应快，生性诙谐，哪里有了他，哪里就少不了笑声。冯元是一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姑娘，除了参加业务工作，又兼任了调查队的护士，很受大家的欢迎。平日这两个青年人别出心裁的玩笑，

往往为调查队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。

幽暗的经堂里被闪光灯所照亮，这是索伦和冯元结束了绘图，在给佛像摄影了。等到他们从各个角度拍完照片以后，我听到他们两人开始了一场议论。

“外部的的工作已经完了，让我们把它的内脏掏出来看看。”索伦说。

“别干傻事，这是破坏文物。”冯元不同意。

“说不定它肚子里藏着什么宝贝。”

“你想发洋财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开玩笑，你看这儿，不是象有一扇小门吗？”

“咦，真是有点道理。”冯元回过头来喊我，“老王，你快过来看看！”

我和精通古藏语的次仁旺堆正在研究一块残存的壁画上的咒语，听到冯元的喊声，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走过去一看，结果证明索伦的观察是正确的。在这尊佛像腹部的中央，有一块长方形的痕迹，在最初它可能完全被腰带的装饰所掩盖，现在由于表面的涂料脱落，现出了缝隙。根据我过去勘察喇嘛庙的经验，可以断定这是修建佛像时故意留下的一个小龕，是喇嘛们保存圣物用的。

我用手铲轻轻地撬开泥胎，露出了一扇活门。打开活门以后，果然发现了一个很深的方龕，里面放着一

个深褐色铜盒。

我们谨慎地将铜盒取出，拂去灰尘以后，发现上面满布精美的莲花图案，就它本身而言，即堪称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盒盖上贴着封条，上面写着“阿吗呢叭咪吽(hong)”六字真言，还盖有法印。

我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打开了盒盖，里面放着一支人骨制的笛子，一卷羊皮纸的手抄本，上面写着古老的藏文。

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？

雪地上的脚印

你见过西藏高原雪山冰湖的月夜吗？你能想象那种肃穆、含蓄、神秘的气氛吗？

当一轮明月高悬天际，用它那清澈的光芒普照大地时，银光闪闪的群山，盖着雪冠的森林，以及象明镜一样的湖泊，都似乎凝结在一层透明的薄雾之中，坠入了梦境。在白天看来如此美丽的景色，在月光下却呈现出另外一种气氛，好象使人进入了一种久已被人忘怀的童话世界。

然而在今天晚上，调查队里却没有人注意到这美妙的夜景。次仁旺堆正在帐篷里的灯下细心研究铜盒

里的手抄文书，我们其余的人坐在旁边，屏住气息等待着这谜底的揭晓。

外面是一片深山里特有的寂静。偶尔一阵微风吹过以后，就连周围的云杉上掉下的雪块簌簌的声音，也清晰可闻。

次仁旺堆手中的放大镜慢慢地在羊皮纸上移动。虽然他是国内知名的研究佛教史和古藏文的专家，但是这份文件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岁月，墨迹已经褪色，加上在字句之间，还穿插有一些巫术符号和已经失传的红教的术语，所以看上去十分吃力。

终于，次仁旺堆看完了最后一行，他抬起头来，习惯地抬抬滑到鼻梁上的眼镜，脸上出现了一种困惑之色。

“这是天嘉林寺毁灭的前夕一个喇嘛留下的记载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根据这一记载，保存在铜盒里的人骨笛，应该就是拉布山嘉错大师的魔笛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好几个声音同时发出了惊呼。

“是的，这就是那支传说中的魔笛。”次仁旺堆又重复了一次，“这个喇嘛对于魔笛的作用是深信不疑的，他之所以要写下这份文书，就是警告后世得到这支魔笛的人，千万不可将它吹响，特别不可在黑夜吹响，因为太阳落山以后，正是山精活动的时候，只要听到笛

声，他们马上就会出现……”

索伦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做了一个鬼脸，惹得坐在帐篷口的冯元也笑了。我知道他们都觉得次仁旺堆的脸色过于严肃，似乎在讨论什么科学问题一样。

老实的次仁旺堆没有理会两个青年人的嘲笑，仍然继续说下去：“写下这份文书的喇嘛本人，就曾经亲眼目睹过拉布山嘉错用魔笛召唤山精的情景。他发下了红教中最重的誓言，是证明他所说的全是事实。现在我把这几句翻译给你们听：

“其时雪积满地，冰湖如镜，万籁俱寂，山林沉睡。拉布山嘉错大师端坐诵经，吹笛作法，山精鬼怪，接踵前来，僧俗诸众，合十膜拜。共叹佛法无边，神灵常在。……”

又是一个目击者的证词！我知道庄严的誓言对于红教的喇嘛具有何等的约束力，如果他确实没有亲眼看见这种怪现象的话，他是绝对不敢发誓的。这时，我所熟悉的有关拉布山嘉错召唤山精的传说，一桩桩又出现在脑际，难道这仅仅是一些迷信的传说吗？

我从铜盒中取出这支笛子，再次将它仔细地观察了一番。这明显是用人的胫骨制成的，两端镶嵌着银饰。在旧社会喇嘛的法器中，人骨笛是常见的东西。除了这一支笛子制作得特别精致以外，我确实也看不出

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
次仁旺堆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他轻轻地说：“老王，我始终觉得，在这支笛子里，可能隐藏着一桩什么秘密。”

我没有回答，我在沉思。

帐篷里又响起了冯元清脆的笑声：“次仁旺堆同志，我看你是佛经读多了，着了迷。难道你真的相信有什么‘魔笛’，有什么‘山精’？”

次仁旺堆摇摇头：“我当然不会迷信。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会有其它的原因，其它的道理呢？你们看这支笛子，吹口的部分已经磨损，无疑是多次实用过的，如果它吹响以后而没有效果，拉布山嘉错能够那样受人崇拜？”

冯元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他骗人的嘛！”

“可是有那么多人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那只能说他骗术高明。”冯元调皮地说，“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，难道你准备用迷信的理由来解释？”

次仁旺堆抬抬眼镜：“在旧社会，特别是落后的西藏农奴制社会里，当人们还没有掌握大自然的奥妙，还不可能了解它的规律时，很多科学的现象都被披上了迷信的外衣，并且被统治阶级有意歪曲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。我以为‘魔笛’的问题，就可能属于这种性

质。”

我觉得次仁旺堆的话是有道理的，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索伦就从我手里接过笛子，笑着插嘴了：

“你们俩别争了，我以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立刻吹响这支‘魔笛’。现在正是夜晚，‘万籁俱寂，山林沉睡’，一切条件都和传说相符合。如果笛声真的招来了‘山精’，那就证明拉布山嘉错确实是佛法无边，让我们向他致敬；如果啥事也没有，那就证明这种传说只是一个骗局，而我们的次仁旺堆同志也上了当。一切让实践来回答吧。”

于是他将笛子举到唇边。次仁旺堆举起一只手来，似乎想要阻止他，但是索伦已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将笛子吹响了。

这笛子发出一种低沉的、呜呜的声音，与我们平日听惯了的笛声毫无共同之处，而象从人类喉咙深处发出的呼喊，在这寂静的夜空里，使人听起来产生一种粗犷、原始的感觉。

索伦吹了一阵以后，停了下来，意味深长地望着次仁旺堆笑笑。

帐篷里没有人说话，周围仍然是深沉的寂静。

“也许吹一次不行吧，我可以吹三次。”索伦向冯元伸伸舌头，又一次吹响了笛子。

笛声延续了一两分钟之久，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于是索伦长长地吹了第三次，低沉的呜呜的声音，再一次在夜空中回响。

笛声停止以后，帐篷里仍然悄无声息。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期待的气氛。

索伦放下了笛子，满脸都是揶揄的笑容，他刚要向次仁旺堆说点什么，但是当他的视线接触到冯元的时候，却突然怔住了。

我们几乎同时都发现了冯元异常的神态，片刻之前还出现在她脸上的轻松的微笑不见了，她的双眉紧锁，神情紧张，两眼盯着帐篷的入口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乎是在凝神倾听什么声音。

“小冯，怎么一回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她的嘴唇颤抖着，“我好象听到帐篷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。”

“你一定听错了，”我说，“你也知道这附近一百多公里以内是没有人烟的，而调查队的同志全都在这帐篷里。”

“我没有听错。”冯元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恐怖的表情，“吃晚饭时我在帐篷旁边丢了一个空罐头，刚才

我甚至听到有一只脚踩在这空罐头上的声音。”

“说不定是只什么野兽跑到营地来了。”索伦说。

我走到帐篷门口，掀开挡布，用电筒四处照了照，然而除了周围皑皑的白雪和似乎已经沉沉入睡的云杉林以外，既无人影，也不见兽迹。

冯元仍然执拗地摇摇头：“不是什么野兽，确实是人的脚步声。”

索伦把头朝后一仰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今天晚上你们是怎么的啦？首先是次仁旺堆同志，对于一段荒唐的传说将信将疑；现在又是你，居然听到了魔笛招来的山精的脚步声。我看是几个月来在这荒凉的环境里工作，已经开始影响到你们的神经了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”我以为今天晚上对于这个题目的讨论已经够了，“同志们，夜深了，早点休息吧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当我正在酣睡的时候，忽然被人急促地摇醒了，耳边有人低声喊着：“老王，老王！”

我睁开眼睛，发现是索伦在喊我。这时天刚刚黎明。从帐篷隙透进来的微光里，我看到他紧张的神色，立刻知道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发生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老王，你快去看看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